



農巖集

四

疏劄

~ 16
2442
4

蘭



和
2442
18-4

農巖集卷之七目錄



疏劄

館學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疏

代靈巖儒生請煙村書院賜額疏

代豐德儒生請德水書院賜額疏

館學請留領府事宋時烈疏

館學請五賢從祀文廟疏

館學請召還領府事宋時烈疏

代永平儒生請玉屏書院賜額疏

諫院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劄

三才圖會
王堂應旨劄

王堂請召還奉朝賀宋時烈劄

陳所懷仍乞遞職疏

辭副校理疏

辭大司諫疏

應旨疏

農巖集卷之七

疏劄

館學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疏 甲寅

伏以臣等頃以百官喪服之制猥有論列未蒙允俞非不欲更申前說以冀得請而顧緣日期迫促勢有未遑遂泯默至今矣然念此事實關國家典禮之大節有不答但已者茲敢不避煩擾再瀆宸嚴惟

聖明留意焉臣等竊以方喪之服衰經之制先王定禮不可或廢而今日百官服制苟簡卑薄違禮不經者則臣等既已備陳於前疏以殿下之明聖亦宜



洞燭無餘矣。殿下如以此禮之不行自前代已然，有難猝復於今日，則臣等請以皇朝之所已行者明之。故相臣李廷龜之奉使赴京也，適值神宗皇帝昇遐之日，遂得隨參於成服之列。其文武百官之服一從衰經之制，廷龜備記其事，載在集中，可考而知也。夫皇朝君臣之服，本行易可之規，而至其衰經之制，必遵古禮而行之。願以我國家喪禮度越百王而獨於此一大節反不能遵，皇朝之美制是其情文之不稱，固已甚矣。而亦豈不有乖於從周之義也。殿下於前日臣等之疏批以爾等之言不無意

見爲教臣等竊仰。聖意亦非以古禮斷然不可行也。特以一時倉卒有未及周旋耳。此則事勢誠然，固已無及矣。而及今有可以追補前失者，則伏惟殿下亦不必終始憚改。使先王定禮終不復於聖世也。臣等謹按宋儒朱熹嘗於孝宗之喪上劄其君論一時倉卒違禮之失，請追復古制而亦以旣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落殯發剝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變除之節尚有可議。蓋以古制雖失於初喪，而因時變通以追前失，亦未爲不可也。然則今日百官服制雖未及更定於初喪，亦不可因仍訛誤終不思變通。

之道也 殿下誠欲革去陋習一復古禮則宜因啓
殯之節改從衰經之制一如朱子所論既無嫌於無
端追改而亦可以遂正千古之謬矣豈不善哉嗚呼
君親恩義本無輕重臣子之心必欲自盡於送終之
際者固未有一致也令我 殿下至誠自天克盡孝
道凡自哭泣擗踊之節以及徵文未禮靡所不用其
極而獨此百官服制大有違於古禮其在臣僚雖欲
自盡其忠愛之心顧無以表其哀而稱其情是豈獨
有憾於人臣事一之義抑恐於 聖上盡誠致隆之
道亦或有歉然者也伏願 殿下亟命該官稽考禮

制預行講定俾得變通於啓殯之日自今著之方冊
永爲定制以垂萬世之成憲千萬幸甚臣等無任激
切祈懇之至

代靈巖儒生請煙村書院賜額疏 庚申

伏以臣等竊觀自古以來朝廷之士入而不出懷祿
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其能決然勇退不爲富貴所
沒溺者產可指數然考論其世又皆遭時衰亂怵迫
禍患思所以自全而不者亦以名位已極無所覲於
後耳若乃處明聖之世嚮用未艾而能從容自引去
者千百無一焉况能不以一節自喜而志乎大道不

以閒散自適而力於實踐者豈不益卓絕難觀哉臣
等下邑蒙土耳其目不遠而獨聞我 世宗 文宗之
世有臣崔德之其仕嘗自翰苑歷玉堂臺閣而後以
南原府使退居本邑築書樓扁以存養杜門不出時
則 世宗晚年也及 文宗卽位召拜藝文直提學
獎以純實且將留用而在朝不二年上書乞骸骨歸
遂不復起焉臣等竊念 本朝治化莫盛於 世
文兩廟之際當是時才俊應運鱗集雲蒸經學文章
之士瑰瑋卓犖比肩立朝咸以功名自奮蓋亦千載
一時也以德之之賢翺翔其間亡所與讓使其從容

委蛇附會時運亦可以致位卿相功名爛然矣顧乃
棄而不取高蹈遠引棲遯山海以沒其身此非審乎
外內之辨超乎榮辱之境者不能也被世之審機逃
禍與位極乃止者殆不足道也且自古退遯之士率
多自標其高以爲極致而優游放曠無所用心是雖
賢於沒溺富貴終身不返者而去道則亦遠矣今德
之之歸也乃取孟氏所稱存心養性者名其所居之
室則其留心正學不忘進修之實槩可見矣昔朱子
有言曰取舍之分益明矣若德之者其庶乎此矣惜乎
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若德之者其庶乎此矣惜乎

史乘疎略其言論風旨無得以考其詳也然其所立之高所存之正亦既遠過於人而足爲後來之師範矣是以及其孫而有忠成者學於文敬公金宏弼之門茂材篤學克稱高弟是其師友淵源固有然者而亦不可謂不漸於先訓矣蓋自德之之世今已二百餘年而入猶慕之不衰士大夫之道南州者必問其所謂存養樓者瞻禮其遺像咨嗟歎息而不能去其遺風餘韻感人亦深矣往在庚午年間一邑章甫協力建祠以祀德之且以忠成配焉俎豆之事久益不懈而顧以遐遠固陋尚未能請額于朝以爲多士羞

今者竊見 聖明尊賢重道凡斯文曠典士所願行者無不樂施臣等以爲此時不可失也遂敢相率以來請命于闕下伏惟 殿下覽察德之出處本末學問大致宜爲多士所尊奉特命有司宣賜恩額以褒獎之使下邑之士得遂尊賢之誠而來者有以觀感興起不勝大願臣等無任仰首祈懇之至

代豐德儒生請德水書院賜額疏

伏以臣等之來爲請先正臣文成公李珣祠額而其來也實與一邑之羣士謀蓋有不可之論焉其不可者則曰此誠大事不可已也雖然此聞國家設令

甲禁疊祠凡疊祠而請額者有司者皆格而不行惟
我文成先生廟祠之在郡邑者非一而皆已前蒙賜
額今吾邑則既後時矣往必不得請知其不可而請
之瀆也不如勿請其可者則曰吾先生盛德大業固
度越前儒有百世之功焉是雖此邑而俎豆之可也
况吾邑實先生姓貫之鄉也安可以無祠苟曰有祠
而不得 聖朝之恩額是猶無祠也以吾邑而無先
生祠是鄒魯之鄉亦可廢孔孟之祠也其可乎夫國
家之設令甲意固有在矣必不於吾邑之祠先生而
並以是格之也且夫請而不許有司者之過也可以

請而不請爲士者之罪也士不自盡其誠而逆疑有
司者之不許不可且 聖上容有特恩不可以無請
於是臣等紉其不可者而以可者爲善遂相率以來
也既至京師復聽於搢紳韋布者之言則其爲可不
可之論一如鄉之人而不可者之說顧益益焉臣等
且疑且憂不知所前卻而業已來矣且惟不盡其誠
而獲罪於斯文是懼肆敢冒昧以進仰瀆 宸聽惟
殿下垂察焉今之爲祠院之請者必先極言其人
道德學問之實以明其當祀而若珥之賢則國史記
之輿人誦之以 殿下之明聖知之亦已悉矣臣等

無容復贅請獨以本邑之不可無珥祠國家之不可
拘令甲而靳許恩典者爲 殿下詳陳之臣等竊念
立爲祠廟以祀聖賢所以致其尊事而崇報之也然
其惓惓致隆尤在於其鄉邦是以夫子之廟列於天
下而莫先曲阜文公之祠徧於閩中而尤重婺源今
臣等固不敢輒擬珥於古之聖賢而然其全體大用
之學繼往開來之功實爲吾東方六賢則臣等之邑
固亦珥之曲阜婺源也俎豆之地宜莫先於此他邑
之有祠與否在所不論也且今之爲先賢立祠者各
自爲說或以其生於是也或以其居於是也或以其

莊官之地也或以其衣冠之所藏也甚或以其一日
之所經過也隨其所在而各自立祠此一人所以有
壘祠而其流或至於汎瀾而無節矣雖然其德盛者
尊之也隆其功大者報之也廣尊之隆而報之廣則
隨其地之可祀而皆祀焉亦可也及其至也無所徃
而不祀亦可也是以濂溪之蹤不及於桂林而祀焉
二程之跡未至於婺源而祀焉今珥之道德功烈在
吾東固亦無徃而不可祀者也况其地有必可祀者
而顧以壘祠爲嫌而不之祀焉可乎今之郡邑立廟
祀珥者固多而其爲必可祀未有若臣等之邑者願

以其鄙樸固陋也珥沒幾百年而向未有揭虔受靈之所矣往在乙卯年間始克建立祠宇以奉俎豆是宜旋聞于朝以請額號而會值權奸濁亂正論抑遏浪默退伏不敢復有請也今幸 聖明更化斯道休明而若復限於令甲未蒙賜額之恩則是大賢祠廟之在鄉邦者終不得列于祀典以比於他邑也豈不為斯文之缺典哉且臣等竊念令甲之意實防濫瀆其人不必廣祀而疊祀之則濫其地不必祀其人而疊祀之則瀆若是者固國家之所禁也今以大賢如珥而廣祀之非濫也以姓貫之鄉而祀其人非瀆也

不濫不瀆而猶限之以疊祠之禁竊恐非令甲意也臣等伏見 殿下尊賢重道崇獎儒術凡事關斯文士所願行者可許則許不少靳惜甚盛德也然惟於法令之所不許而特許之然後益見崇儒重道之盛而其於風厲士林也亦非尋常可比矣臣等之所望以來者實惟在是伏願 殿下察臣等所請非出於濫瀆不拘令甲特命賜額以示褒寵大賢之意且以慰其鄉邦之人焉千萬幸甚抑臣等或恐議者以為國家令甲已定今一破格則中外疊祠者必皆援是而為請將不勝其紛紛也是則不然臣等之請固亦

謂其人必如珥而其地必如臣等之邑然後可無害於疊禍而朝家亦可破格而許之也繼是而請者復有如此者則許之可也不然則亦何難於勿許且珥之賢世豈多有而顧可謂人得以授之乎此必不然矣伏惟 聖明更垂睿察焉

館學請留領府事宋時烈疏

伏以臣等竊嘗見周詩白駒之篇其首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其卒章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見詩人好賢之誠眷眷

深至其留之也至於繫其所乘之駒以幸其終夕之淹而及其既去而不可留則又眷戀慕望以致其情而不能自己焉嗚呼詩人之好賢如此而彼賢人者乃竟漠然不顧長往而不復返此殆果於忘世而非君子中行之道也臣等每讀此詩未嘗不二復喟然感詩人之好賢而恨賢者之太決也今者竊見 殿下所以待領府事臣宋時烈者則其終始眷眷亦可謂至矣始時烈入朝未幾輒以妻葬乞歸而 殿下留之甚勤丁寧敦勉出自至誠而猶恐其不留也則至今退其券期以幸其旬日之淹也此雖詩人所稱

何以加焉而乃今時烈遽上章出郊 聖旨勉諭尚
不入來臣等固知 殿下必有所眷戀慕望不能自
已者而時烈初非山林一節之士果於忘世者則宜
不忍決然長往以舍我 殿下也抑臣等尚恐其自
以年老倦於行道而且嫌於既退復進不欲重入脩
門則是時烈此行未必不爲長往而空谷之駒遂不
可復追也此臣等所以齋咨歎息欲爲 殿下留其
行者也嗚呼儒賢之有益人國家而爲世主所嘗尊
寵者固自古已然矣乃若時烈無論其道德學問卽
其前後所遭際實有不偶然者蓋自我 孝宗六王

奮發大志規恢遠圖而時烈實以首盤舊學起自山
林首膺賓師之禮昭融契合曠絕古今而遠至我
先大王擢置三事恩禮不替一世之人仰之如山斗
以其出處隱見爲國家治亂之候者數十年如一日
矣不幸向者羣奸竊柄假託禮論以逞其媚嫉之私
憾驅之於六逆擠之於嶺海加以箝棘擬以刀鉅千
方百計必欲甘心而賴 殿下明聖終始保全得免
於死固已幸矣間者天啓 聖心赫然悔悟脫其幽
囚而移之內地除其謫籍而還之田廬是 殿下於
時烈誠有六造矣及至今日不謀羣臣不待建請渙

發特叙之命別遣傳諭之臣使時烈銜仰恩德奔走承命及其入朝之日輒賜延對 天顏溫粹辭旨諷然 君臣上下情意洞徹殆無毫髮纖芥有所疑滯乎其間凡其禮遇之隆賜賚之厚視諸往昔顧有過焉嗚呼此豈特吾東方數千載所未見抑自有君臣以來際遇殊絕未有若此者矣方時烈之入來也一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輿僮走卒莫不聳然驚喜而及聞 殿下所以待時烈者則又相與咨嗟歎息至有涕下者苟非 殿下聰明仁聖不吝改過尊德樂道出於至誠其何能以致此哉雖然人主之於

儒賢其所以致敬盡禮者非苟然也蓋將以共天位治天職使其展布所學經綸一世也而今 殿下於時烈乃不能勉留時月以資其匡輔之益則卽其眷禮雖至亦何補於事哉夫儒賢之於國家一日在朝便有一日之益况今 聖明更化銳意圖理誅鋤醜厲登崇俊良四方民庶蓋莫不延頸舉踵仰望朝廷咸以非常之業隆古之治期于我 殿下而顧今羣奸濁亂之餘綱紀頽廢政令放紛廉耻喪而禮義壞士習偷而民心怨朝論蜂起而緩急難劑庶事更張而損益靡裁當此之時正宜得道德學問之士委以

閩甌蒼寰新化雖在山林韋布之賤尚宜搜訪延登
况時烈累朝之所尊禮國人之所矜式巍然爲一代
之元老者乎借令時烈堅臥不起 殿下固將至誠
召致况旣引而致之朝廷之上而乃遽聽其退去豈
不可惜臣等竊聞時烈自入朝以來僅得數次待講
而其所以講明義理開發 聖聰者已非他人所及
一 聖上亦嘗臨筵稱歎而且諭以將講心經蓋以爲
非時烈無可與講此也臣等得聞此事旣相與欽仰
聖上典學之誠而仍竊惟念我 孝宗大王嘗與
時烈講此書其存養克治之功實有得於討論啓沃

者多矣而今 殿下且將繼述其志事則 聖祖精
一之心法庶幾其不墜矣此實今日之第一急務也
而此書未講時烈先歸則 殿下雖有典學之誠其
誰與將就此臣等之所惜也且 殿下自頃以來側
席求賢廣加徵招而四方守道之士尚未有承命者
今聞時烈造朝必將洋洋焉有彈冠之心而乃 殿
下不能勉留時烈使之浩然而歸則彼草野巖穴之
士其亦何所望而至乎是時烈一去而四方賢者皆
有還心也此又臣等之所惜也嗚呼時烈今年已七
十有四而其流離竄逐崎嶇嶺海者亦且六七年矣

風霜之所侵薄瘴屬之所熏爍幾何其不溘然朝露
哉而乃今髭髮雖改體力尚健聰明精神不減往時
此殆天所以遺 殿下以相我國家也 殿下苟不
及今圖任使得展布其所學則是儒者之效卒不白
於斯世而千載之後尚有遺恨也此尤臣等之所深
惜也雖然時烈今日之行特以一時偶有不安於心
者而初無可去之義也 殿下誠能亟下明旨諭以
至意懇切惻怛備盡誠禮則時烈亦何忍不為 殿
下幡然改圖乎抑臣等竊慮時烈或以葬期已近難
於徑還則 殿下亦宜假數日之暇使伸其私情而

繼遣近侍荐降恩諭一召不至再召之再召不至三
召之必期復致於朝廷之上則其於優容之禮勉留
之誠兩得之矣伏願 殿下深留聖意毋忽焉國家
幸甚士林幸甚

館學請五賢從祀文廟疏 辛酉

伏以臣等昨以五賢從祀事齊聲仰籲冀蒙採納伏
承 聖批辭旨溫諄而特以事體之重不進所請臣
等俯伏莊誦相與一喜一憂盖非獨為從祀一事也
夫世之人主常患不能下士言出於章布之口則不
問其是非當否輒皆聽之邁邁矣今臣等所言者固

國之六事也然自視其草莽愚賤不足以動 聖明
之聽而乃 殿下不輕棄絕賜之溫音開示 聖意
之所在是 殿下特推崇儒重道之心以及於疎遠
賤士也卽此足以鼓一世之氣而通天下之情矣此
臣等之所喜也雖然天下之事每患知之不明故行
之不決今 殿下於兩賢臣道德事業與夫宋朝三
賢之事旣曰洞知矣而猶且持難於臣等之請是徒
有知之之明而不能施諸行事也其弊將至於善善
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矣此臣等之所憂也蓋臣
等所請者特祀典一事而卽 殿下俯仰從違之間

興衰治忽之幾係焉是豈可以不念哉 殿下之諭
臣等曰文廟從祀事體至重雖臣等之愚豈不知此
而惟其至重也故苟有其人則當必舉其禮而不容
於闕遺也亟行以時而不容於遷就也若以事體之
重而一切廢而不舉則雖有程朱之賢將不得列於
祀典矣從古以來廢食聖廟者又安能如彼之多哉
且國家之重祀典所以重新道也夫所謂道者顧不
在於人乎夫惟道在於人也故重其道斯尊其人苟
道之所在而不尊其人焉則其爲輕斯道也亦甚矣
如是而徒區區於祀典之重而曰我將以重新道也

則不亦虛文而無實哉今夫兩賢臣資質之純粹學問之高明出處進退之正繼開發揮之功固斯道之所在也是宜尊崇表章觀視百代以爲後學之標準而以殿下之深知其人乃反顧惜祀典不思所以崇報之者臣等竊惑焉殿下如以爲兩賢臣道德功烈尚有歉於聖廟從祀而臣等特以愛慕之私尊之太過云爾則此非臣等之所敢出也夫後學之於先賢愛慕而欲尊之固亦秉彝好德之良心也然其道德有崇卑功烈有大小故其尊之也亦自各有稱焉苟以其愛慕之故尊之太過必欲躋之於至隆之

地享之以至重之禮而不問其實之稱否則亦淺之爲尊賢而適足爲賢者之羞矣今此兩賢臣固臣等之所共愛慕也然自朝家亦旣馳之以崇爵矣贈之以美謚矣賜其祠額而予之祭矣褒寵之典亦不可謂不至矣苟其道德功烈止於如是而稱也則臣等亦何敢過爲尊崇必欲躋之於不當居之地享之以不當得之禮然後爲快哉設令聖朝過聽臣等之言遂舉盛典以彼二臣之賢必將蹙然於非禮之尊而不安也若然則臣等之爲此不惟得罪於國家抑將得罪於二臣矣臣等雖萬萬愚昧亦豈爲此哉

此 聖明之所宜深察也至於宋朝三賢則尤非臣等所得私者蓋其道德之盛淵源之正自有先儒定論班班可考而從祀之議亦嘗講於 皇朝蓋其中有道加封爵而陞祀者亦有講之而未及行者而要之為天下公論臣等又何敢為無稽之說哉大抵此五賢者或生於中國或生於偏邦而世之相去亦遠矣然其克紹道脉有功聖門無愧乎從祀之典則固皆百世以俟而不惑者也前代之闕而不舉 列聖之靳而不許者已是斯文之曠典士林之所共恨而今以我 殿下銳意文治崇獎儒術之盛猶且讓以

重大擔閣不行則是斯文之曠典無時可舉而士林之恨滋益甚矣此臣等之所以連章叫閣必欲得請而後已者也 聖明如以臣等之言為未信則惟願歷詢廷臣博採公論決意行之實光前之盛舉而吾道之大幸也臣等無任瞻望祈懇之至

館學請召還領府事宋時烈疏 王成

伏以臣等昨伏聞領府事臣宋時烈因承旨李玄錫之疏留劄出城還尋歸路臣等相視錯愕隕心失圖既又得聞玄錫疏語則雖寂寥數行而潛藏機牙引惹彙端誠有巧且僭者臣等益不勝痛心焉嗚呼儒

賢進退繫國家治亂安危者固自古而然矣乃若時
烈之於今日則尤有甚焉曰今朝綱墮地百為俱弊
歲飢民困怨讟日甚而變異稠疊天意難測非常之
禍若在朝夕當此之時非得大賢在朝秉公議引綱
維上格 聖心下匡朝政則國不可為矣環視外內
可以任此責者捨時烈其誰也肆惟我 殿下至誠
側席論召頻繁卒使時烈感激恩眷起而造朝一國
之人咸仰 殿下之盛德而望時烈如望歲焉舉欣
然引領曰國其庶乎是時烈雖不發一策進一言而
已自有泰山喬嶽之勢矣不幸今者憮人基之使其

坐席未煖而蒼黃去國此正猶垂死之病幸致俞扁
而當門之狗迎吠而逐之也不亦痛哉雖然此非獨
一玄錫所為也自夫羣小失志怨憤日積而 聖明
在上無自以逞玄錫之為此疏亦豈不知其不足以
間 聖上恩禮之重哉而特以時烈平生難進易退
雖有一微釁亦可使不安而去也故其意之所急者
在此而雖知以是獲罪亦不恤也今者玉堂之臣既
論玄錫之罪而 殿下特下備忘而斥罷之矣然時
烈終以是去國則憮邪之計固已得售矣彼玄錫者
雖割黜之竄逐之亦何及於國事哉臣等伏聞 殿

下於昨日連遣近侍及重臣追及時烈於郊外勉留
其行而論音惻怛感動鬼神誠禮之重固無以加矣
然臣等尚慮時烈介石之志未易遽回而殿下又
以遠致為難或寢召命則是時烈之行遂成長往而
不可及矣此臣等之所懼也夫時烈以三朝大老受
恩深重身雖在野而心未嘗不在於王室矣今之
來也雖未知其必有及計而若乃決然還歸不俟終
日則必非其本心也苟殿下益篤誠禮有加無替
日遣近侍重臣絡繹趣還則時烈亦豈不幡然改圖
以承聖上之意哉伏願殿下深留聖意毋忽干

萬幸甚抑臣等又竊惟念人主之於儒賢致之固難
而用之為尤難詩不云乎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此古
今之通患也今殿下雖得召還時烈而苟不能虛
已仰成舉國以聽一如孝廟之世則臣等竊恐時
烈終不為殿下留也然則殿下之前後勤懇庶
以恩數者適足以病時烈而卒無補於治亂之數矣
此又豈臣等之所望哉更願殿下毋徒以召還為
能而重加意於此實國家之福世道之幸也臣等無
任激切祈懇之至

代永平儒生請玉屏書院賜額疏

伏以儒賢之廟祀書院本出於多士之景慕而有國者又必加意崇成視其道德之崇庠以施恩典而褒崇之所以尊賢尚德風厲士林而興儒化之本原也惟我國家文教大盛八路郡邑宗儒之祠錯落相望而其得宣賜恩額列于祀典者又不可勝數其亦盛矣惟此永平爲邑實屬畿輔近地顧以土地荒僻民俗樸陋儒學之盛不足比他郡邑而亦嘗有先賢祠廟以爲一邑多士所瞻依久矣而尚未乞賜額之恩以稱其崇奉臣等竊恨其固陋不敏肆敢具列其實以請命于朝惟 聖明垂察焉蓋臣等所祀者卽先

正臣領議政朴淳淳之道德崇庠臣等誠不足以知之然竊嘗聞我 宣祖大王嘗下教褒之曰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八字綸音炳若日星雖窮鄉末學亦能誦而傳之昔宋太史黃庭堅稱周茂叔之爲人曰光風霽月而謝良佐之稱胡安國擬之於大冬松栢夫以 聖祖之明其於臣下之賢否知之可謂深矣而其所以褒獎淳淳者髣髴於斯二者則臣等固不待誦其詩讀其書而知其爲間世名賢也旣又就野史家乘究觀其平生行事又皆光明磊落足以垂世範俗蓋當我 明廟季年善類始稍登用而尹元衡以乙

已元兇託肺腑之親據位秉權其勢猶張人莫敢正
言遂之而淳乃倡率兩司發其宿姦竭誠力爭感回
天聰遂使姦黨屏黜而朝廷廓然清明逮至宣
廟臨御淳則進秉勻軸正色立朝屈己下士深知文
成公李珣文簡公成渾之賢悉力推轂與之同朝蓋
其一心惓惓唯在於恢張清議扶護士林以厝世至
治故一時善類翕然歸心以爲宗主及至朴謹元許
對之備陷李珣也舉朝媿媿莫敢以一言明是非而
淳獨慨然發憤列奸欺之情而白其誣使邪說不得
售而聖聰不得蔽於是羣憾四起身且不容遂決

然勇退終老丘壑視卿相之位如棄弊屣此淳立朝
本末也蓋自乙巳以來士氣斬伐銷鑠正論誦而不
伸儒化廢而不興者幾數十年矣至淳首發正論掃
除姦兇而善類始得發舒其氣爲士者乃敢訟言君
臣父子之道而沛然有向道之志於是栽培扶植以
迄于宣廟之盛而清議益張儒術大明廩廩乎慶
曆元祐之治者皆淳之力也其扶樹斯文之功誠可
謂偉然而其出處之節明白正大又如彼是豈無所
本而然哉臣等竊聞之淳天資旣異而蚤受學於文
康公徐敬德之門得聞性理之說精深透悟同學者

莫之先又嘗專事文純公李滉而與李珥成渾爲莫
逆交切磋講論以就其學是以其操存之篤也則冠
帶必正儀容必飭終日對案儼然若對越神明也其
制行之嚴也則介潔自持黜直不入於家苞苴不及
於門也其成德之粹也則望之瑩然卽之溫然平坦
樂易終日不見厓異之行也其教人之切也則曰聖
人之學不可他求日用行事到底順理卽此是道然
不先明其理又何以得事之正也凡此皆淳之所以
爲學而其出處事業實本乎此非苟然也夫惟 聖
祖之褒大矣人莫敢改評而一時諸賢所以稱道推

許者又甚盛李滉則曰炯如一條清水對之神魂頓
爽李珥則曰忠清潔白表裏如一竒大升則曰剖析
義理明辨剴切吾所不及而後之君子又引大雅所
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者而稱之則其資質之美德
學之純益可見矣夫以淳之賢其爲後學尊慕固無
遠邇之間而臣等所居之邑則乃淳晚年退歸之地
也及其沒而又葬於是焉則教履所及衣冠所藏觀
感瞻慕尤有甚焉此多士所以立祠崇奉而在 聖
朝亦宜垂恩褒寵以慰學者之心也伏願 殿下深
覽淳道德學問之實察臣等所言非誣明詔有司之

臣賜以華額以彰國家尊賢尚德之意不勝幸甚臣等且竊見淳同時有臣李義健其人天資冲澹趣操高邁生於綺紈而恬於利欲富貴榮達無所入於心要勢之塗未嘗一投足而居家孝悌律已恭儉又大過於人當世之名卿賢大夫莫不嚮風慕義而淳及李珣成渾尤與之親善交相引重然前後尉薦輒辭不就間以親老暫屈而非其志也故相臣李恒福請加擢用以礪衰俗遂超秩授官而竟亦不拜優游山林以卒其身此誠一世之高士而論者以比漢之黃憲徐穉亦不爲過也臣等竊意以爲義健之行義高

潔既可以廉頑立懦而其平生游息多在臣等之邑遺風逸韻人猶慕之不衰今宜追配淳祠以享俎豆之奉而願不敢專輒敢因請額之疏而並以是爲請焉倘蒙 聖明俯垂睿察而不以爲不可則亦一邑多士之幸也臣等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諫院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劄 癸亥

伏以禮莫大於喪紀喪莫重於服制是以聖人爲之冠裳衰經以別其感疎以表其忠愛蓋所以則乎天理盡乎人心而厚倫紀之本也於是而有不備焉則情文乖舛儀則虧缺而喪紀無以振矣此在委巷家

總功之服尚然况於邦朝大禮君臣重服而其可以
或苟乎國朝五禮儀百官服制最為苟簡不合古禮
中間雖稍經釐正然袍帽之制猶襲前陋而衰經之
禮終未復古盖自己亥以來凡有大喪儒臣章甫輒
以是為言而卒莫能見施因仍訛舛以迄于今識者
之慨恨久矣乃者天降大割 聖母禮陟上下大小
莫不攀號哀慕咸懷靡及之痛其所竭情盡慎致其
敬而誠若者唯在於送終之際矣顧此服制之苟簡
將未免仍舊臣等之愚誠不能無恨欲望 殿下特
推孝思深惟禮意克加釐革以復古制庶幾使人情

騁田獵聲色貨利之欲凡前代帝王之過失舉無有
矣以為任用非其人則當世名勝幾盡登進而姦邪
同譎貪縱放肆者亦未見其人矣以為擇術不正論
治不高則 君臣上下未嘗不高談仁義動引聖賢
而誠意正心之說洋洋乎盈耳矣然而至此者豈非
立志不能奮厲行事不能篤實而國體不嚴重之故
也國家自創始以來今已二百有餘年矣歷歲既多
屢經變亂蠱壞衰圯其勢已極而 殿下以眇然一
身乘極孳之運當艱危之會其事有至難而其責有
至重是必恢弘開拓決拆蕩洗如創業之君改紀易

轍輿廢補弊如中興之主然後乃可以振積衰之勢
挽垂亡之運而無墜 祖宗之大業矣此豈苟且之
行因循之政所可爲哉而乃今 君臣上下相與爲
姑息循循而處旋旋而作未嘗奮發淬礪奔走馳騫
以拯頹綱掃積弊爲心而雍容暇豫如在乎世了無
一政一事真能透徹做得真能大段更革而徒見彌
文日盛儀物備具若可以貴飾治教彌綸世道而其
流或至於長浮靡而傷簡朴矣論議日滋聲氣頽頽
若將以激濁揚清分別是非而其弊祇足以助浮議
而妨實事矣以至用人則專取聲望而置諸前

列一而真才膺行或在所遺而不恤也行事則動引體
例規式不敢踰越而 祖宗良法或反廢棄而不省
也甚者乃或不深知其人才能賢否而姑使之以冀
其或效不的見其事便否利害而試爲之以幸其或
成或以一人言行之而一人言罷之或朝下其令而
夕已收還或細故也而爭論不已或小過也而剋核
太苛利有至微而惜之已甚專有至小而察之已詳
大抵非苟且疎率則煩苛瑣屑徒使良民玩其法下苦
其上而體統遂不尊綱紀遂不振此其爲不能奮厲
篤實嚴重之大端而如欲歷指其實則雖終日言而

不可盡也蓋此三者其弊相因惟其不能奮厲故委
靡姑息偷過目前而事皆無實矣惟其不能篤實故
浮泛脆弱祇益細碎而體貌不嚴矣此固理勢之自
然而使今日國家整滂傾頽莫可振救者皆此之爲
也雖然此非今日一時之故也亦非 殿下一人之
過也規模之所因襲風習之所薰成上下之所漸摩
其來固已久矣然 殿下旣已當此時而居其位任
其責則一變前轍汎掃弊習策厲羣下大振頽俗夫
孰非 殿下之事哉而今直爲此泄泄拱手安坐以
聽其自然此臣等之所大悶也夫以 殿下之聖高

世主之心亦豈不欲奮發志氣力行實事使國體尊
嚴而治道大張哉特以理義之充積未甚厚浩氣之
培養未甚盛故私吝之萌宴安之習轉易以乘之而
卒未能脫拘攣之私破因襲之陋也是以嘗欲節儉
省約以紓民困而內帑之私財猶未罷宮家之設屯
猶未去主第之間架猶未大減其所自奉雖極貶損
而亦猶未若夏禹之惡衣菲食衛文公之六布六帛
也亦嘗勸厲羣工加意懲勸而糾摘責罰常施於庶
僚而大官失誤鮮有被嚴旨者尉寵褒擢多在於高
位而疎賤賢能不聞有獎拔者則警言激勸之道實

有所未弘矣亦嘗數接臣隣咨訪庶務而至於越次
召問非時獨對以觀其才能引入臥內開懷款語以
通其情志未見有如古帝王之爲者則是不能推誠
待下使人人得以自盡矣至於經筵講讀所以進學
而成德則尤不可應文備數爲也而亦未嘗反覆極
論細繹疑義以究其歸趣而只一次誦讀略論文義
而罷則此何足以開發 聖智將就 聖學而克造
乎光明緝熙之域哉推此以往凡事盡然大率皆因
循舊規修飾邊幅周旋於法文之內而至其度越常
情登動羣聽之舉則絕無有焉此所以羣下承風相

率而爲姑息之行便安之圖而靡然至於今日者也
以此言之則 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從善無政膏澤
不下其去縱慾敗度者幾希矣朝臣雖無姦回貪縱
者而百職不修庶事廢曠將與蠹國病民者同其歸
矣論治雖高擇術雖正而空言無實治體未立又不
能與刑名雜霸之能致富強者同日論矣此特疆場
粗安變故未生得以苟延歲月耳然猶人心波蕩國
內洶洶若不能朝夕脫有風塵外警寇敵乘釁則土
崩瓦解直在俄頃之間以國家今日勢力之可以抵
拄此乎臣等言念及此心膽墮裂不知所以爲 殿

下謀也嗚呼 殿下自卽阼以來遇災而懼亦非一
二而危亡之慮固未嘗弛於心矣然臣等輒敢妄謂
殿下尚未能真知災異之可畏而危亡之可憂耳
不然豈其十年臨政而因循姑息訖無所振作若是
之甚乎臣等不暇遠喻且使 殿下誠知異日親罹
禍變 宗社播越如壬辰 君臣危辱如丙子則彼
內帑之私財諸宮之設屯主第之間祭必不暇靳惜
而 聖躬之所以自奉者必不但如今日之貶損矣
其所以飭厲羣工警責而激勸之者必不如今日之
苟簡矣其所以引接咨訪推誠待下者必不如今日

之疎略矣其所以開筵講學求以明理而進德者必
不如今日之悠泛矣齟齬之常規必不暇因襲而區
區之邊幅必不暇修飾矣惟其不然雖知災異之可
畏而或意其不必盡驗雖知危亡之可憂而或意其
不必及於目前故內不免牽制於私意外不免拘滯
於陋習姑息檢安以苟冀無事耳然變不虛生禍出
不虞危亡既及雖悔莫追詩不云乎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今天怒亦既甚而國
之蹶也且無日矣 殿下於此其尚可以恬嬉怠豫
而不汲汲遑遑以圖其後乎古人有言曰知得如此

是病卽不如此便是藥然則爲今之計者無他亦一反前日之爲而已臣等伏願 殿下自今日以往慨然發憤刻意厲志視時如大敵犯境干戈搶攘自處如播越草莽危辱泥露凡乘輿服用供御之具皆以是爲率無或爲宴息安逸之計而日進大小臣僚于前親諭以禍亂之必至國亡之無日宴安之不可懷宗社之不可忘飭厲感動交警不懈一意以刻率弊政拯濟民生爲事而絕無毫髮餘念參錯乎其間亦無須臾之隙得以遷延自便凡文具外飾無益實事者俗例近規有妨遠圖者與夫冗官冗費一切浮

淫之蠹煩碎苛細不急之政悉皆蕩滌掃去務從簡儉實實以革偷靡之俗專以實心行實事用人則必取其實才聽言則必求其實益事惟無作作必稽其所終法有不立立必要於可行守之以堅確持之以久遠不爲浮說所遷動不爲小利所搖奪則習俗可變綱紀可張而衆事之弊因可得以漸去矣雖然此事言之非難行之實難苟 殿下本原之地所以充積理義培養浩氣者未有以大勝於前則其亦卒於怠惰不振而無以濟事矣臣等更願 殿下於古聖賢所謂精一克復存養省察者深留意焉先從吾方

寸念慮之間辨別其天理人欲之幾善端必擴而藏
惡必除常使此心卓然清明不爲物欲所侵亂而陽
剛之氣浩然而不可禦則於凡天下國家之事所當
然而可爲者決之必勇行之必誠守之必確而向所
謂奮厲篤實嚴重之道於是乎無不盡矣蓋天下之
事必本領既正大數旣得然後庶務可整而衆弊可
去故臣等於今日之事亦不敢毛舉細故以應明旨
而輒以國家大體爲言誠以爲由今之氣象規模而
無大變更則雖奇謀輻湊衆弊日陳亦徒爲觀聽之
美而無益於實事是以雖於國計民憂邊事之切急

者亦不暇及焉惟 殿下深察其所以然者而勿猥
視以備禮塞責之言終始屢省而力行之千萬幸甚
臣等抑又念天道十年一變而歲行六十其數窮夫
變則通窮則復此乃數之必然理之自然而人事之
當然也今我 殿下卽昨已十年而今年太歲又當
甲子此正天道一變之會六十數窮之運而亂極思
治傾否回泰之時也理數之推盪氣機之回斡天時
人事誠信往復其機俱在今日然則今日者尤 殿
下不可失之幾會而於此蹉過則天命人心其將大
去而不復反矣豈不益可懼哉惟 殿下惕然深念

乎茲無失此幾以貽他日之悔焉臣等且伏見 殿
下深以朝著潰裂論議乖激為憂教書下者切戒羣
下使之痛革前習務臻寅協嗚呼羣臣不肯不能同
心一意以承國事乃為我 殿下憂雖死不足以贖
其罪矣然臣等亦願 殿下毋徒以惡朋黨為心毋
徒以戒勵禁切為事而囿之以大公臨之以至明凡
於論議之從違人物之進退一以其是非枉直而無
或有偏黨反側之私則羣臣雖不肯亦豈不洒心易
慮同歸蕩平以承 聖上之休旨哉此又 殿下之
所當加意者也伏惟併垂財察焉

玉堂請召還奉朝賀宋時烈劄

伏以臣等昨伏聞奉朝賀臣宋時烈甫訖撰誌輒有
歸志 殿下既特遣承宣繼又親賜延對以勉諭之
臣等竊意前席咫尺 天語勤懇誠意所感必有以
挽回還心矣今者得聞時烈已於昨夕留劄出城今
曉遂發向前路云臣等相顧失圖竊不勝愕然惋歎
也夫時烈此來本非有久計而今日之歸重以私情
甚切則其志浩然固有不可遏者而顧今國勢旒纒
日甚一日 殿下又方焚然在疚凜凜憂危蓋嘗仰
觀俯察顧瞻中外殆無尺寸可恃之勢當此之時雖

草野遺賢猶當招延羅致求以自輔况此既來之大老乃不能使之久留而聽其逶迤退歸則豈不可惜哉時烈平生難進易退而今又以休致之故不欲遲留京邸參與朝政然臣等竊聞古人有言曰虎豹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夫以今日時勢之憂危天變之蒼疊而禍變之作未知所自設令時烈不發一言不建一策而使其巖然在朝自有虎豹在山之勢矣况其進乎是而有大事則咨詢有大疑則就決諸大夫國人莫不有所矜式一以爲著龜一以爲繩準固無所不可則其爲益顧豈淺淺哉此臣等所以深惜其去

必欲爲 殿下留者而卽 殿下前後勉留誠禮既至固無容復贊矣抑臣等尚恐 殿下以其行漸遠而遂怠於凝竚其志難回而遂疏於繼召輒復爲 殿下惓惓言之仍又竊記昔年庚申冬時烈造朝未幾旋出西郊久而不還我 聖母特降諭召辭旨懇惻時烈感激承命卽日還朝矣今我 聖母梓宮在殯因山尚遠苟使時烈追念當日之遺旨則必將有遲徊眷顧不忍決去者矣 殿下誠更以此意惻怛申論則時烈雖已在途亦豈不惕然動心幡然改轍以承 殿下之至意以答 聖母之舊眷乎伏惟

殿下深留聖意益篤誠禮必期召致以濟國事不勝
幸甚

陳所懷仍乞遞職疏

伏以日月遄邁我聖母卒哭已過臣民攀號大小
同情仰惟聖上孝思罔極焚焚哀慕無有窮已矣
然念節哀以順變聖人至訓禮經載焉惟殿下勉
抑至哀俯循中制以爲宗廟社稷保護聖躬實
徵臣區區之望也臣又竊伏念我聖母至德塞淵
母儀克彰陰功慈化洋溢國中而卽其宮庭之內軌
度益飭檢束嬪御杜絕私徑使內寵無所啓而女謁

不敢行者雖非外庭臣僚所敢盡知而符驗之著蓋
亦昭昭殿下所以憑恃奉承克正內治而不至於
勤聖慮者實由於此矣及至今日則宮中之事皆
當爲殿下之憂臣愚妄慮或恐聖明視聽有未
周防檢有未嚴而阿保僕妾之屬漸弛其畏忌馴至
於緣恩售私浸淫蠹蝕以爲聖化之累欲望殿
下加意照管嚴其防閑杜其微漸使我聖母餘教
遠範終始不墜惟殿下勿以臣言爲過計之憂而
深留睿察幸甚且伏見殿下自去冬違豫停廢講
筵今已半年有餘雖聖學高明至誠無息而理義

浸灌亦不容久曠今日以後謂宜照例開筵而藥房
之臣尚慮 聖體未安請且仍停視事臣意法講雖
未便開亦須於便座數引儒臣以資啓沃蓋此一事
自是 祖宗朝通行家法前後言者頗亦以是為請
而訖未見行此 殿下徒拘齷齪苛禮而 君臣之
際不能視猶父子也臣竊恨之况今 殿下方在恤
宅自過朝 慈懿殿外終日獨處只有宦侍在側竊
想 聖情廓然益難自遣若於此時召致一二儒臣
於前略去禮貌從容開懷與之講論經訓商確政務
則不惟開廣聰明兼亦疏暢壹鬱緝熙之功節宣之

方其必兩有所益矣惟 殿下留意行之以盡典學
友臣之義不勝幸甚臣以庸陋備員論思久不獲登
講席而承顧問犬馬愚忠不任耿耿今庶幾數近
清光以奉玉音而顧臣自今歲春初重嬰疾病證兆
危惡根抵深痼屬當 上下哀遘之日不敢告病龜
勉奔奏而筋力殆盡蔑有餘遺矣自昨疾勢大作火
升痰厥頭暈目眩腰脇牽痛俯仰俱妨呼吸喘促煩
悶欲絕凡此皆素有之證而因之以勞傷重之以外
感寒轉增劇視前倍獲卽者歸自直廬輒已委頓不
起不惟自今氣力決難供職抑恐調治失時遂至難

醫倘蒙 聖明俯垂哀矜許投閒散俾得杜門將息
專精藥物幸復爲完人則異日更備吾使或可報效
於萬一矣臣妄懷忠款兼迫私懇敢併瀆陳於 宸
嚴之下伏願 聖明察臣微誠憐臣甚病採其言而
遞其職公私實爲兩幸臣無任懇切祈祝之至

辭副校理疏 乙丑

伏以臣自前月以來狗馬之疾甚重不堪奔走供仕
昨幸得遞職名庶幾任便調養專精醫藥得免於填
溝壑矣不意茲者遽有此新除臣誠狼狽惶悶不知
所出也臣本稟賦虛薄早多疾病年方壯盛羸瘠特

甚居常慄慄不敢自比於恒人矣往年奉命嶺南驅
馳跋涉四千餘里觸冒瘴毒衝犯風寒其所受傷蓋
不可勝計而歸後迫於職事不敢言病電勉供劇輟
轉積傷纔過大政疾遂大作委身床褥不省人事者
殆閱月矣中間乍出遂致添劇種種謬情有造無退
今亦不敢一一縷列以涸 天聽而最是大熱極盛
頑痰周事吐血無數真元大耗飲噉日益減損肌肉
日益銷削醫人見者皆以爲根柢深痼證兆危惡失
今不治將不可爲臣亦自惜身命竊擬一二年休官
調養以尋生路區區此計蓋已審矣今若貪恩畏義

強起從仕馴致疾勢益就終至於死亡而後已則變
變微命雖不足道亦豈不有累於 天地父母好生
之仁也臣疾病之外尤有難安情勢竊伏聞頃日筵
中應教臣申舉因論臣父請罷史官之失而輒舉臣
直廬中酬酢語以爲之證云臣於此誠不勝驚駭惶
汗置身無地也夫學儒謬妄之舉湖儒醜悍之說臣
固不應於心而對人言之亦多則舉之所陳蓋亦不
誣此豈獨臣意爲然哉臣父之意亦未嘗不如此矣
然其請罷史官自有曲折初不與此意相妨則此豈
可爲證明之端乎舉誠欲救解史官則直據已見論

其是非得失亦何所不可而今乃攙引臣語作一大
證有若執券而取信藉口而取勝者抑何意也夫舉
子證父雖在間并爭訟之際猶以爲不可况於 君
父至尊之前爭論朝廷大議而顧可以爲此乎雖其
意非出於直斥以異論論議異同之語本不當舉擬
於父子間而今其言如此則其爲紕繆害義豈不甚
哉然此事在舉不過一時言議之乖舛而在臣身則
實爲非常難安之境界况其曲折人多未詳而異論
二字傳播忒廣聽聞疑惑辭說紛紜往往歸譏於臣
身末俗嗷嗷難以戶諭臣誠無狀遭此境界自分社

門昨舌不復干與於時論其何敢舉頭抗顏揚揚出入於言議之地重貽當世之譏議乎伏乞 聖明憐臣疾病之沈痼察臣情迹之艱危亟遞臣職俾得專意調養以延微喘守分屏蟄以安私心實 聖主曲遂萬物之盛德也臣無任悶迫祈懇之至

辭大司諫疏

丁卯

伏以臣以駑劣之資縣薄之材蒙被渥恩寅緣幸會立朝四五年間驟躋下大夫之列逐隊隨行無毫髮禪補居常負愧以榮爲懼不意茲者又叨諫長新命則驚惶震惕抑又甚焉蓋臣之愚其於任職居官毋

論大小閒劇固無一稱焉而至於臺閣之任則自度風采骨鯁尤不若人雖欲糜厲朽鈍抗言正議以無負職責而決知其不能矣况於一院之長地望自別責任尤重而使如臣者抗顏冒居主張論議則豈不亦大爲清朝羞也且臣竊伏念國家之置臺閣固使與廟堂相抗蓋有廟堂之所是而臺閣以爲非廟堂之所賢而臺閣以爲否者則彼此同異之間頡頏劇切蓋多有之矣而至於廟堂有過失惟臺閣得以指陳論劾則其在朝家事體又安可使爲廟堂者之子弟處於與廟堂相抗之地而責之以論議可否無所

嫌忌乎此不但理有所不可亦勢有所不行也臣見其如此故曾在出身之初忝爲憲職將此事理具列於引避之辭而朝廷不深察其然其後輒復屢除臺職臣亦不能固守初見間不免一再行公而亦只浪默噤口如木偶人而已矣近始得見宋史元祐初范祖禹擢拜右正言以其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遂改著作郎自後終公著在位不復爲諫職夫以祖禹之端亮方正學識言議在當時實爲臺閣之極選而其於公著特女壻耳猶且引此爲嫌不居諫職此可見古人處義之不苟而其時朝廷亦許其遞免不

復以是職相處豈不以此事實關國家大體不但爲一人之私也臣於是始信前日之所引以爲嫌者初不悖於古人之義而卽論其身所處則又不特古人之比獨恨愚淺之見守之不固而又未蒙朝廷垂察處之得所終使國體私義交有所傷此臣之罪也雖然旣往之失不可再踵而前事之善後所當法臣於今日決不容復入臺席遂忘古人之義而重傷國家之體區區此志蓋已自斷仰惟 聖明仁恕亦必不以事理之所不可行而責之於臣下也誠願 殿下特垂鑑察亟許鑄臣職名仍命銓曹勿復擬臣於臺

職其在公私專理實爲兩幸臣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應旨疏

伏以間者變異洊劇天戒赫然 聖心震驚爰教切
憫廣求忠讜之言思救危亡之禍臣誠智慮淺短自
顧無以仰塞明旨而亦嘗出入侍講受恩深厚苟有
所懷亦何敢不盡臣竊謂災異之作未必便亡人國
唯遇災而無恐懼之心則國亡懼災而無修省之實
則國亡若殷宗之桑穀周宣之雲漢因此警懼增修
德政則不唯得免於危亡而遂致中興之盛焉世之
人主遇災與者多矣而患不能如一君之真知警懼

實心修省故災異之作不但一見再見而至於累見
焉如是而猶不知變則禍亂遂至而國以亡矣嗚呼
可不戒哉今 殿下卽昨以來數十年間旱暵水潦
之歎風霆霜雹之災星象之異氛祲之孽人物之妖
比歲疊見以千百數每當變異 聖心輒爲警動罪
已求言之教畏天憂民之語一歲之中亦旣屢下蓋
以旣往之天變言之則失道之徵敗亡之象固不待
今日而已著矣以前後之 聖教觀之則警懼之旨
哀痛之辭亦不待今日而已至矣誠使 殿下自初
遇災真能省愆修德改紀立政一如前後 聖教之

言者則上穹宜已底豫災沴宜已消滅而中興之盛
雖以上比於殷宗周宣可也何至今日復以災異為
憂而重煩十行之教以求助於臣隣耶臣於此有以
見 殿下於前日之災未必真知其可畏而每歲所
下 聖教亦未必出於誠心耳然則今日之天災雖
如此之甚臣又安知 殿下之畏之也不過如前日
而所謂哀教者亦祇以應文具備故事而已耶夫以
殿下十數年之政不能上當天心屢致譴告而所
謂警畏修省者卒無其實則天怒之所以日異危象
之所以日著實由於此矣而今又奈何欲但以前日

所為文具故事者應之而已耶人有恒言人雖可欺
天不容偽臣則以為天固不容偽而人亦不可欺也
是故近歲哀教之下羣下視為尋常四方聽之漠然
絕未有起而應者知 殿下初無誠心也人情如此
天意可知 殿下於此其亦可以自反矣臣請自今
以後毋徒恃言語文告以為應天動人之具而深留
意於根本切實之地孳孳汲汲日有所事務有以上
塞天意下副民望則災沴或可消弭而禍亂猶可及
救矣蓋臣所謂根本切實之地者無出於 殿下之
身心而朝廷之得失民生之休戚俱係於此於此不

用力焉而徒營營馳騁於事爲利害之末欲以修政
而致治天下無有是理臣竊觀 殿下聰明疏達蓋
世寬溫仁恕甚厚勤於政事愛民而下士聲色貨利
馳騁弋獵一無所嗜好以此言之則 聖心宜無疵
瑕可指而 聖躬宜無闕失可議矣然古之聖帝明
王不以其生質之懿德美之盛爲可恃而必務有以
講學明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焉不以憂勤庶政恭
儉自制爲善而必務有以秉執大道建立皇極焉不
以苟免顯過不縱嗜慾爲貴而必務有以克去偏私
滅除纖惡焉此堯舜禹之所以精一執中爲傳天下

之要訣而大學所以格致誠正爲修齊治平之本也
今 殿下雖嘗勤御經筵不廢講學而 聖志所存
初未有一定規模卓然以古帝王爲法而求必真知
實踐以造乎天理之極致是以臨筵講讀專尚簡默
絕不肯虚心遜志反復問難究極理趣以資開益雖
筵臣屢以爲言而終未見聽納臣始謂 殿下天縱
聖智默契道妙是以低視羣下以爲不足俯問不然
則 聖心護短或恐問難之際羣下有以窺見淺深
而遂靳於下問故輒敢以大舜之好問好察顏淵之
問寡聞不能反復引譬開廣 聖心矣及後屢登講

席熟察病根則殆由 聖賢明鏡而沉潛不足其讀
聖賢經傳略綽講解便謂已了却不知其中有無限
合理會無限合玩味處是以於其所當疑者初不會
致疑既不會致疑則雖欲問人而亦未見其有可問
也臣竊料 殿下之病實在於此此病不除實妨入
道蓋不惟讀書一事爲然推此以往於凡日用應接
機務之得失巨僚之賢否言論計議之同異是非所
當一一講究者率不能深思明辨以致窮格之功而
求至理之所在焉此雖 聖賢明鏡之過而亦由立
志不篤求道不誠苟流徇於淺易庸末修飾外文而

不深致其力以爲此猶可以爲帝王之學而自高於
世主耳蓋 殿下講學之功其究不過如此故方寸
之間念慮之發所謂人慾而當去所謂天理而當存
者察之有不精決之有不勇而因仍苟且之際偏私
係吝之端遂不勝其多焉則又從而掩匿覆蓋欲使
人不見是以 殿下之心不能表裏洞達隱顯融徹
如青天白日而其所自欺而欺人者亦時有之試以
一事言之日昨憲府之啓以禁中營繕爲言 殿下
謂其傳聞爽實而猶且優容獎納不以爲忤臣始讀
批辭竊喜 聖明虛心納諫之美而且意憲臣所讀

果一不能無誤也既又聞近日禁中實有營繕之事工
師之求大木者頗亦出入於閭巷間而臺啓所謂召
匠輸材必趁早暮果非虛語云以此觀之則 殿下
前日之批特遜辭以自諱耳初未有虛受聽用之實
也臣不意 殿下之不誠不信至於如此也念此一
事在 殿下本不為大段過舉而憲臣特隨聞論啓
以效巨救之義 殿下所當開示實狀謝過以自改
而已何必深諱其事以有為無以實為虛而重自益
其過乎夫人主一念之微或有不誠而人得以見之
國若十手十日所指視而不可掩矣况此之為不誠

不特一念之微而已 殿下曾以是謂可以欺羣下
乎羣下可欺而謂可以欺上天乎詩云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游衍又云無曰高高在上陟
降厥士日監在茲今 殿下方仰畏天戒下教罪已
以示警動之意而內與不急之役外為遮障之辭以
自欺而欺人彼及爾降監之天又安肯信 殿下之
為而回怒為豫轉災為祥乎向者李徵明之疏重觸
天怒其時 聖教專以威里一效為罪而其下一
事則直諫之於傳聞之謬此事有無尤非外人所敢
知而閭巷之間傳說漫漫皆以為官中實有其人而

殿下諱之且謂 殿下之恣徵明實在於此事而
既在所諱故不得以為罪且以他事罪之臣意以為
後宮近幸設或有人苟能貫魚順序蠶斯有慶而無
盛色蠱心之患偏昵啓寵之譏則是亦何累於 聖
德而必諱其事乎言者之說似太近於億逆而 聖
教所謂傳聞之謬者宜非虛語也以今觀之則人言
殆不為無見而臣之以 聖教為可信者多見其愚
也聞見所及已多如此况於宮庭幽奧之中臣僚耳
目之表其所可言者又何可勝數蓋嘗究而言之則
殿下徒知驕侈淫荒顯然醜邪為人欲而不知隱

微之私纖毫之累皆足為天理之賊徒知克伐怨欲
過而不行為至善而不知根柢潛藏萌蘖闖發便足
為無窮之害是以雖勤於修飭而持養之實未至雖
力於懲改而克治之功實疎此所以天理人欲交戰
於方寸之中彼勝此負代為賓主而及其久也人欲
遂勝天理遂負人欲遂為主天理遂為賓而清明剛
健之氣遂見詘於黠闇膠固之中是故有為之志日
沮勤勵之意日懈而怠惰逸豫之漸日見於事為若
此不已則向所謂驕侈淫荒之事克伐怨欲之私亦
安知其不遂肆行而卒與叔季衰亂之主同歸而胥

滯也設或不至於是而治本不立化原不清末流之
弊已不可復振是以朝廷之上彌文日勝虛偽日滋
而簡朴篤實之風浸微浸喪浮議徒盛功實無稽此
豈非一殿下務修邊幅外施仁義而不務實德之故
也至於私意大行公道不張用舍率循請託刑訟多
以貨賂而朋黨傾軋論議比周此豈非一殿下已私
未祛偏係常多而未臻公平之故也百隸怠官習成
玩愒貪榮沒利媮靡而苟安者交驚於世而刻意勵
行盡職奉公者絕少此豈非一殿下樂因循懷宴安
而厲精圖治浸不如初之故也推此以往無事不然

似此規模氣象雖在安平熙洽之日亦有陵夷衰替
之憂况當此極圯之運傾覆之勢而欲以是撐拄而
扶持之不亦難乎臣愚不肖竊不勝憂悶焉誠願
殿下深察其故而亟反之於臣所謂根本切實之地
者一意留心立定規模先自讀書講學下手用功少
有疑晦輒加思索思索不通輒加問辨密切研究體
之以身從容游泳會之以神要使聖賢之說理義之
實瞭然於吾之心目而玲瓏透徹無有隔礙推以至
於臨政處事聽言觀人亦莫不精思明辨求其得失
是非賢邪之所在而裁處焉則窮理之功於是乎至

而吾心之所知無有不盡矣於是乎居之以敬行之以誠涵養而培之省察而精之天理必充擴而人欲必克去爲善必盡其量而除惡必去其根使吾身心內外光明正大精白純粹無有毫髮虛僞之萌非僻之干則古昔聖賢所傳精一執中格致誠正之學於吾身親見其實而舉而措之家邦惟所欲爲而無不如志矣伏願 殿下勿妄自挹遜而慨然發憤深體屢省而力行之不勝幸甚嗚呼今日之事其亦可謂岌岌矣天怒已甚民困已極百爲俱弊惠澤旣竭而又重之以方數千里之旱荒種種變異又多屬兵象

而軍政疎虞人心離怨緩急無一可恃禍亂之作雖不知自何方而一朝有變則土崩瓦解直在反手之間耳此固愚智所共見臣僚所共憂則今之進言者孰不以軍民弊病更張變通爲急而臣於此時乃獨以講學正心之說爲獻誠亦似乎迂緩而不切矣然臣固陋本不通曉世務且竊念宋夫子當宋室南渡戎馬充斥之日前後論事輒以人主一心爲本而尤致詳於講學窮理之說蓋其言曰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又曰古者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

以極夫事物之變義理所存纖微必照則自然意誠
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白黑矣苟
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雖有聰明睿智之資
孝友恭儉之德而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而
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朱子之告其君其說大抵如
此而又嘗以當時士大夫進說者不探其本而徒指
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
本於人主之身為病是以其在南康也方論理財治
兵之專而其所以為說者則亦必曰必人主之心術
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

守土之臣尚可憑藉威靈以稱任使夫以一邑之治
而猶不能無待於人主之正心則此顧可謂迂緩而
不切哉臣是以竊不自量輒敢妄取朱夫子遺說進
於吾君而以爲今日之所當先務者莫急於此也
雖然自朱子以前凡聖賢論治其說蓋莫不如此而
時君世主莫有能行之者故數千年間遂成陳腐之
常談而言者只以備數聽者莫肯留神此所以爲說
雖多而竟歸空文者也今臣此言則實非備數之常
談而其所妄議聖躬之病痛者竊自謂管中一斑
之窺伏願殿下勿猥視以凡近之說而深留意焉

千萬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農巖集卷之七

農巖集卷之八目錄

疏劄

代伯氏辭兵曹參議疏

辭尹曹參議疏

再疏

代伯氏辭職兼陳吳始壽獄事疏

辭副提學疏

三疏

辭大司諫疏

辭右副承旨疏

辭左副承旨疏

辭副提學疏

辭開城府留守疏

再疏

三疏

辭刑曹參判疏

辭吏曹參判三疏

農巖集卷之八

疏劄

代伯氏辭兵曹參議疏

甲戌

伏以臣酷禍餘喘頑不滅死竄伏窮山苟全性命今
 已六年於此矣至痛在心寤寐不忘而歲月愈邁天
 日愈邈自分覆盆之下終為不瞑之鬼乃者天啓
 聖心乾斷赫然屏黜羣凶昭雪冤枉於是首復先臣
 官爵繼有賜祭之命湛恩鴻澤洋溢泉塗瞻聆所及
 莫不感涕况在臣心當復如何綸音之下舉家恟悅
 若蠶蟲之聞震雷幽谷之覩白日母子兄弟聚首悲

泣以爲今日伸此至痛卽明日就木更何所恨相與
北望雲天稽首祝 聖會未幾何夏官新除又及於
臣身如臣微末庸駑顧何足以上辱存錄此殆 聖
上愍念先臣不忍棄其孤使得備數於朝列仰惟
聖德罔極天高地厚非臣糜粉所可仰報臣卽當竭
蹶趨命祇謝 天陛以申感激之悃而顧以內循私
義旣不忍復踐榮塗外怵公議又不敢冒厠清朝輒
敢披瀝肝血仰首一嗚呼焉伏惟 聖明矜察嗚呼
自古賢人君子不幸爲奸讒所構罹禍蓄以死者何
可勝數然其至冤極痛未有如先臣者也受恩 三

朝位望隆重其赤心徇國可質鬼神守正不撓無愧
古人而羣慝抵巇讒言罔極遂使日月之明障於尺
霧慈母之行投於三至孤忠莫白大禍不解海島千
里飲恨入地當是之時聞先臣之禍者雖窮鄉下邑
竈婢耘夫亦莫不咨嗟於邑欲百其身而顧臣不肯
無狀誠孝淺薄徒見雷霆之難犯斧鑕之可畏進不
能碎首北闕擊鼓籲 天以白見冤狀退不能引刀
刎頸同日並命以下殉泉壤不孝之罪旣已上通於
天矣猶且覩然舉顏目視喙息食粟飲水苟活至今
竊自念人理盡矣子道喪矣雖天地至大而無所自

容屏跡於嶽灑掃丘墓躬耕隴畝以養老再泯泯焉
與編氓野人為伍以沒其身或可以少贖既往之罪
而有以見先臣於地下矣區區此志蓋已自誓於方
寸而要質於神明今若趨時赴會頓忘前志彈冠束
帶出而從仕則是真頑如木石而無復人心矣尚何
以自列於橫目之民哉此臣之所不忍也况今更化
之初四門蕭穆中外之人莫不拭目引領以觀朝廷
舉措而乃以如臣不孝身負重累之人猥置彙征之
末豈不亦大為新化之累而重失四方之望哉然則
臣雖欲貪榮冒利抗顏以進而當世之士大夫必將

羞與之同朝矣此臣之所不敢也仰惟 天地之仁
曲遂萬物惟臣情理宜蒙矜愍朝廷之大不患無人
如臣累何惜廢棄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亟許遞
臣職名仍命刊去朝籍俾臣得以沒齒田廬以安微
分而且令國家名器免致玷累公私不勝幸甚

辭戶曹參議疏

伏以臣天地間一罪人也自先臣被禍以來鑽燧既
已六易矣而頑然冥迷訖不能滅死泯泯而處踽踽
而行忽焉若不知至痛之在已而苟活之為可耻蓋
將生為不孝之人死為不孝之鬼而已矣誠不自意

天日重明朝著廓清而愍恤之典首及於先臣凡
所以開示 聖意伸雪冤鬱以昭洗於泉壤者無復
有餘憾雖天地之大河海之廣未足以喻此盛德臣
於是俯仰感激且喜且悲五情摧咽不覺清血之交
迸也顧臣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固已久矣而在今日
益知其無以自贖焉昔緹縈一女子耳猶能以咫尺
之書感悟主意脫父於刑禍田橫之客非有骨肉之
恩而徒以義氣相感不惜一死以相殉於地下若臣
當先臣禍變之日進既不能碎首北闕以丐其生退
又不能引伏歐刀與之同死是則身為男子而曾不

及一弱女親爲父子而反不若從游之客也且昔齊
女號天震風擊殿燕臣痛哭嚴霜墜夏夫精誠之所
感足以上干蒼天發見精祲而今臣竄伏窮山隱忍
偷生曾不能奮發至誠感動陰陽以幸 宸聽之一
悟淹延歲月以至於今日尚非 殿下至仁至明則
臣雖老死填溝壑終無以白先臣覆盆之冤而洗其
丹青之籍矣終古以來爲人子而不孝者豈復有如
臣之甚者哉臣竊意鼎革之初百度惟新人倫風化
之際尤所當加意如臣不孝者必將先正其罪以厲
一世而乃反與無故廢置者同被甄叙遂主有地部

新命此豈區區意念之所及哉抑臣尤有所隱痛於
中者先臣立朝四十年事 君行已之方憂國奉公
之節具有本末不待陳述而惟其小心謹慎不以權
位自居謙恭畏約終始如一其於鬼神之忌人道之
禍宜無自以致之特以臣之兄弟無一行能寅緣幸
會相繼登朝歷敷清顯驟躋下大夫之列榮寵赫然
為世所指目而臣等罔念負乘之戒止足之訓冥行
冒進乘至盛而不返終使滿盈之蓄獨及於先臣而
臣則倖免其為不孝又莫大於此矣臣每念及此未
嘗不慚痛冤酷汗淚俱下竊自誓長為農夫以沒其

世而不復列於士大夫之林久矣今若幸一時之會
忘宿昔之志輒復影纓結綬以馳騁於當世則是將
重得罪於仁孝君子而無以見先臣於地下矣臣罪
甚頑豈忍為此哉仰惟 殿下德盛覆載化洽生成
雖鳥獸魚鼈之微皆欲各遂其性如臣至情誠宜在
所憐愍倘蒙俯垂仁恩亟命遞臣職名仍令刊去其
姓名於朝籍不復有所檢舉則臣謹當優游畎畝涵
泳 聖澤日與樵夫牧叟抃手謳吟以頌祝太平萬
歲而九地之下亦將結草以圖報矣惟 聖明哀而
察之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罪惡深重情理哀苦誠不忍復出世路則跡周行輒敢披瀝肝血仰瀆宸嚴伏承聖批辭旨特優凡其追獎先臣開示聖意者既已惻怛深切而終又慰藉賤臣委曲丁寧雖慈父之詔子殆無以過之臣奉讀再三感激罔極以首頓地涕不勝枚焉嗚呼臣既得此恩諭即他日入地亦可以藉手見先臣而長逝之魂亦必感泣無窮矣抑臣區區私情似猶未蒙深察不得不冒死申籲焉蓋臣不孝本末具如前疏所陳今雖至寬昭雪羣奸逆裔要皆殿下

之賜耳在臣崩心之痛雖幸因此而得伸若其通天之罪則又安得以此自贖耶臣嘗聞古人之訓資於事父以事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如臣不孝子道已喪今雖銜恩畏義強顏冒進其將何所資而事殿下殿下亦將何所取於臣哉况今朝著鼎新羣彥彙征臣於其間不過江海之一鳧鴈耳其去就進退不足為有無輕重殿下亦何惜捐而棄之使得遂其微分乎且臣素有癯羸之病方當盛壯之時已不堪奔走從仕矣自罹酷禍漸削骨立精氣都喪兀然若枯株朽木雖一縷僅屬而百疾交侵居常凜凜

朝不謀夕近又添感時令證情苦劇委頓床第作一
僵尸雖欲一造 天陛以謝恩命而歸亦不可得矣
受恩如天報答無地瞻望 宸極但有悲結伏乞
聖明俯垂矜察將臣新授職名亟賜鑄改仍治臣孤
恩不忠之罪千萬幸甚臣無任屏營隕越涕泣祈禱
之至

代伯氏辭職兼陳吳始壽獄事疏

伏以臣再上瀝血之章未格 聽卑之天批旨敦勉
有踰尋常臣誠感激隆眷嚴畏分義有不容一向退
伏者輒敢黽勉抗顏復入脩門瞻望象魏神情愴悅

拜稽 天陛感涕交零既又顧視周行自慚形影退
對吏屬有覩面目適因僚員自直廬徑出不免替直
兩日寤寐怵惕益不自安臣之此情鬼神鑑臨矣臣
既一謝恩命以伸螻蟻之悃則退填溝壑無復餘憾
至於久留京輦以供職事則在於私分決所不敢借
令臣頑然無耻遂欲因仍盤礴而清朝士大夫亦豈
肯與之同列哉伏望 聖慈俯垂諒察亟命遞臣職
名許還田里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於日昨伏見備
忘記有吳始壽追奪官爵之命臣因此竊伏惟念曩
日羣小構誣先臣其言罔極而所持以為罪案者其

大有三一則交通官禁一則庚申治獄而其一卽始
壽亭也臣於更化之後非不欲沫血號籲逐一辨白
而顧以 天日之明旣已下逮覆盆則凡諸構誣之
辭自應燭破無餘且所謂交通官禁者其有無虛實
聖明尤宜深燭此固不必辨至於庚申獄事則其
案甚大而朝家姑不舉論則臣又不敢遽辨獨始壽
一事 聖上旣已發端而其間許多委折又有不可
不一辨者然始壽罪狀 殿下之所已知則此亦不
必深論若臣之所欲一辨者唯治獄始末耳大抵當
時之事局外之人容有不能盡知者雖臣亦安能悉

記於久遠之後特以先臣在時人多以此事來問而
先臣隨問應答不止一再臣蓋耳熟焉故尚能記其
一二輒爲 殿下陳之臣聞始壽之被鞠也前後所
引證左甚衆至於其妻弟權守經亦在其中而及至
遠問輒皆無情實最後又引閔熙熙方竄配西塞於
是金德遠以金吾堂上在坐言曰是欲遷延獄事又
引在遠之人耳決知其無實遠路遠問有弊不如直
爲處斷先臣亦知始壽所援引率多不干之人實無
可問者而特以其嘗備員大臣接洽之道不容不詳
盡故德遠之言雖如此竟亦逮問閔熙及熙至而其

言又相左則始壽益窮無所抵賴德遠曰吾則已知其如此矣到此地頭渠雖萬死更有何辭於是遂有未後處置而榻前詢問之時德遠亦同諸臣入對無復異議及其退出也諸大臣顧問德遠今日處分何如德遠應聲對曰至當至當夫以德遠狡猾陰慝之資與始壽結爲死黨久矣其欲爲始壽地何所不至而終始叅讞目見其就死而曾無一言半辭以相支拄至於咫尺前席親承下詢而亦同聲唯諾無少疑貳旣退而又稱其至當則其時接洽議讞無一言未盡者卽此可見矣及至十年之後德遠乃乘時變幻

公肆欺誣敢曰目見其至冤極痛之狀而獄體嚴重且拘於時勢終未能直陳所見噫嘻人之無狀乃至於此耶人臣受君命任議讞見大臣不以其罪死而乃瞻顧時勢不一言以相駁難此何等不忠而時移事變之後又敢不避反覆之嫌仰首伸眉膏唇拭舌肆言不忌箋弄君父此又何等無嚴耶至其言有曰如使始壽欲害宋時烈則其時論罪時烈不翅狼藉直加誅殛何患無辭而必藉彼人之言故作誣上之辭以自陷於大逆乎此尤不成說話夫臣強之說豈直爲構誣宋時烈而已哉蓋將盡毀一隊士

類而細訂之則惟此爲好題目而自前尋小之禱誣
時烈不曰遙執朝權則必曰擅弄威福此皆臣強一
字之註脚然而自我而誣之猶不若借異國之言而
誣之爲有力而易售也故其用心設計至於如此鬼
域情狀豈能逃於 天鑑之下哉且彼輩輒曰譯輩
株於威禍承望風旨相與變幻辭說陷始壽於死地
此元不足多辨果使譯輩出於此則折揚楚毒之下
亦何求不得而已已之獄卒無一人承款終始一說
至死不變者又何爲耶臣竊聞吳尚游之擊鐸也德
遠方止之而不能得蓋德遠姦黠又深知此獄本末

度其不可翻故只以單辭白始壽之寃而不欲究其
紊者其情可見卒之諸譯不服以死而獄竟不得翻
則向德遠之所以白始壽之寃者自歸虛罔而黨惡
誣 上其罪不可掩矣然德遠前後反覆之狀若不
悉著則先臣終始按治之實猶不大白故臣敢不避
煩猥究極言之仰祈 殿下有以澄省至於當時議
者或疑其不嚴鞫譯輩而徑蔽罪於始壽或疑言根
之在異國而證左之爲象胥則先臣與故相臣聞鼎
重各有劄子辨析已悉 殿下試更取而覽觀焉則
於此可以洞然無疑故臣不復觀縷惟 聖明之垂

察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辭副提學疏

伏以臣比從縣道屢申控辭輒至三四不已是豈不
已於可已誠以情勢之外疾病實劇臣若畏罪泯默
不自陳列則天日之明何以照燭而引日曠職為
罪滋大此臣之所深懼焉耳喉司之臣乃不諒此至
於賣辭陳啓退還辭本臣既勢窮理極抑塞悶感嗟
有屏息靖處恭俟誅譴而已乃於本月二十七日伏
奉有旨以臣為弘文館副提學使之斯速乘駟上來
者臣誠不自意重累之身兼有違慢之罪而聖上

之假借眷顧至此雖使臣首陷胸何以仰報然其惶
隕悶迫抑又甚焉蓋臣區區情實前既仰暴靡遺
無煩更陳而要其罪釁至深為當世棄人雖於尋常
除拜亦有所縮忍况論思之長何等清選而輒敢冒
昧承當重為清朝之羞辱乎至於狗馬賤疾尤不敢
種種瀆陳而惟是腰膺之痛為節今最苦之證牽引
腹背酸楚欲絕屈伸不得坐臥俱妨時或扶杖強起
僂然若八九十人此殆天之所廢非復醫藥可為以
此病勢雖欲龜勉趨命又安可得也抑臣竊伏念君
臣之分雖極嚴截其相與之際恩義存焉寬容盡下

不強其所不可君之仁也守義自伸不苟於從其令
臣之貞也二者各盡其道而上下交孚焉此豈非所
謂禮之善物也昔司馬光七辭副樞王安石九辭起
居汪夫樞密猶是宰輔以一起居汪而其力辭君命
至於如此自今觀之疑若偃蹇不恭矣然當時之人
未聞以爲非而君上亦爲之勉從所請然則君臣之
際其不專以督責爲威而奔走爲恭者亦可見矣日
者喉司之啓乃若以臣之累疏控免爲干冒僭猥義
所不敢而不復恤其難進之實狀是將使 聖明之
世壹以半馬使臣而中庸九經之義遂廢而不行矣

此豈關臣一人之事哉臣誠愚迷竊所未喻新命之
下又敢不避頽瀆瀝血仰籲臣罪萬死臣罪萬死伏
惟 天地父母哀憐垂察將臣新授本職及兼帶承
文院副提調之任亟賜遞免俾安私分仍治臣前後
越分慢命之罪以肅朝綱以警具僚千萬幸甚臣無
任惶恐戰慄涕泣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自初被除命今已兩月餘矣前後凡六上辭
本始則具述其罪懇情理繼又備陳其疾病實狀而
光未有開許之命今則辭已竭矣理已窮矣只合社

口險伏以俟遣何之至而顧有一事未及陳暴於茲
續之下者不得不復此號籲於此而猶未蒙矜免則
是日月之明而未及於容光天地之大而獨遺
於一物豈其理也哉蓋臣亡父於臨命之日手書遺
戒一紙以授臣兄弟其言有曰余素無才德徒以憑
藉先蔭厚蒙國恩竊位踰分自速蒙孽今日之事無
非履盛不止求退不得以至於此雖悔曷及凡我子
孫宜以我為戒常存謙退之志居家則力行恭儉仕
宦則避遠顯要以為親身保家之地至佳臣之兄弟
泣受而藏之不敢忘失焉蓋臣父之意以為滿盈者

天道之所損勢位者人情之所忌况任重則難稱而
累答生焉望隆則難塞而謗毀歸焉此終古之所患
而已既不幸而見及矣不欲使後之人復蹈危機故
其丁寧告戒特在於此其言至切而其意甚悲此在
後之人所宜剴心鑠骨永遠遵守况於臣身哉今夫
三司之職孰非顯要而經幄之長尤為極選使臣徒
知寵辱之可懷威命之可畏而昧然冒進揚揚於榮
次則是以先人將死之言而同之於弁髦也臣豈忍
此哉抑臣於前後辭疏不曾以此為言者蓋以罪釁
至深念絕仕宦初無論顯要與否而既又以疾病危

劇益無自力之望則目前難進之勢唯此為急故不暇他及焉耳至於今日則向所陳情勢病勢皆未存於省中而且念此事終不可不一聞於上故敢始陳之仰惟 殿下仁聖惻怛至誠體下必不忍強人以人情之所不忍倘蒙亟賜俞音許伸其志使得有以歸見先臣免為不孝之鬼則酒容陶甄之德當與覆載生成侔矣豈臣糜粉所能仰酬哉目今大禮迫近舉國歡慶雖瘖聾跛躄皆思蹈舞闕庭以效嵩呼之悃而臣獨退處郊坵盤桓不進猥將私懇仰瀆宸聰惶恐隕越實合萬願亦惟 聖明裁其罪焉臣

無任崩迫危慄之至

辭大司諫疏

伏以臣區區難進之狀連章披露既已備悉至於最後一疏益罄竭無餘意謂 聖慈必惻然矜允而乃又不加所圖臣之抑塞悶蹙何可勝言而亦惟煩猥是懼不敢復申籲號泯默數旬恭俟誅罰不意今者又移諫長蓬華之中召命臨辱臣誠隕越靡所措躬臣之自初難進固以不孝罪大為世僂人立朝從仕義所不敢而至於顯要之地尤不敢冒處者則其義又自別焉蓋先父臨沒丁寧之言為人子者所當以

死守之豈以其至寬已雪情事已伸而並此一義可
以變改者乎。聖上於前日之批雖備賜開諭而臣
之愚迷褊滯終未敢謂然。今者職名雖改而其為難
旨實無異於前。臣若遽忘前義出而拜命則雖奉令
承教可幸無罪。其如不仁不孝重得罪於名教何哉。
夫人臣之進退去就豈獨一身之事哉。其所處之得
失實關乎世道之污隆風俗之厚薄。非細故也。是以
義所不可必有以自守而無枉循焉。心所不忍必有
以自伸而無抑行焉。不獨其自為也。如此在上者亦
必優容寬假。使得有以遂其志而不奪其情焉。蓋所

以養人於禮義而礪世敦俗之道實在是矣。以此而
言則臣之今日難進雖其所欲致者私義所求伸者
私情而實所以裨補風化報答 聖恩跡雖近於慢
命而義則歸於願忠矣。以 殿下之仁聖亦何忍迫
以嚴命使失其所守而不獲伸其至情卒陷於忘親
背本之罪然後為快乎。臣之一身雖不足道使清朝
法從之列有此大不孝之人亦何以觀示四方而為
一世訓哉。殿下若念及於此則不待臣言之再而
必將釋然開許無留難矣。此臣之所仰望於 天地
父母者也。且臣於日昨伏見執義朴世燦疏極言兩

司長官曠職之弊其言甚切至蓋言責之地誠不容曠一員亦不容曠一日而長官則尤甚焉今臣難進之義自靖已審 聖明若不早賜處分或至留時引日則違慢之罪臣固甘心而瘵曠之弊 殿下其獨不念乎伏乞 聖明深照此等事理亟遞臣諫長之任使公私兩得其便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懇切之至

辭右副承旨疏

伏以臣自頃遞免諫長數月之間幸遂爲無官之人優游田廬守分自安意謂 聖明固已察其情理不

復有所羈弔使得與禽魚鹿豕共偃息於山林川藪之中涵泳大化以沒餘齒矣不料今者乃有喉司之誅繼下駟召之命而既又伏見邸報始知大臣於筵中猥以臣各並舉於在外諸臣之數請特加勉致而聖上一例肯可遂有此恩命臣尤驚惶悚感不知所以厝躬也臣之哀辭苦懇已於前後疏章殫竭無餘而要其大致無出於最初一疏凡其歷陳終始不孝之實而不敢復爲立朝從仕之計者言出肝膈一毫非飾天日鑑臨鬼神可質蓋區區之意以爲如此然後庶可以少贖其通天之罪而有以見先人於地

下耳不然豈不知君臣之義至嚴而 聖恩之不可
忘明命之不可慢而直為此擿捱哉臣之親戚朋友
頗以臣屢違召命爲未安往往喻以事理責以分義
勸令罷勉一出以仰承德意臣亦試欲彈冠束帶以
向脩門則輒覺五內怵惕冰炭交集面辭體汗不能
自止此殆人情天理之極而不可解於心者也借曰
不然而其膠固迷惑終亦難醫抑而行之必發狂疾
此在 天地父母之仁亦宜愍憐而假借之者也抑
臣庸陋短拙本無一長雖使身無覺累而志存進取
在 聖朝則實爲無用之一物矣今觀大臣所達乃

若以臣爲必不可棄之人而至謂才莖罕有其倫臣
誠不識其何說而側聞前日左相亦以臣名達於筵
中而有文學見識人望所屬等語不謂前後大臣以
一滓穢微臣而厚誣 聖明至於如此也臣少習舉
業僥倖得第雕篆之技亦未猶人蓋嘗妄欲通經學
古以免墻面之陋而聰明甚短志力不彊因循懶廢
卒於鹵莽向者侍講有年 聖明亦應洞燭其實狀
矣况自禍故以來精鬼遁喪神志迷亂浪浪待死有
同木石卽一二舊聞亦且日就荒落環視其中兀然
一庸人耳豈復有尺寸可稱者哉前後大臣必不私

臣而欺 殿下豈人有以臣欺大臣者而大臣不之察耶臣竊惑焉臣竊愧焉至若大臣所謂先戒雖重君命尤嚴者則似尤非所以參酌乎公私恩義而通人情權物理之論也夫君臣父子雖無輕重而彼此屈伸迭因時勢使臣一出而可以尊 主德抗國勢扶顛而持危則雖有亡父之遺戒而勉出而承君命猶有說焉不然而徒迫於 君命不守先戒而揚揚於顯塗則是直爲貪榮忘親之人耳其於事理果何如也况 聖主之威命雖嚴尚可以收還而亡父之遺戒在前不容於刊滅今若重斲哀於 上天

之下而輕棄信於泉壤之中則豈人情之所可忍也臣之不敢復廁朝列不專爲先戒而今茲所叨尚異於玉堂薇垣之長宜亦不必以此爲辭而以大臣之言及於此故敢並縷縷陳之情溢辭繁不暇裁擇臣罪萬死伏願 殿下諒臣重累之變不可以復渝哀臣褊滯之性不可以復化察臣空疎謏劣之材不足以備器使將臣新授職名亟賜鑄免仍治臣前後違慢之罪不勝幸甚臣無任前迫哀懇之至

辭左副承旨疏

伏以無狀小臣負大罪二受恩深厚與天無極而時

然無所報謝罪一也除命稠疊式月斯降而偃然不
一趨承罪二也 天威嚴重不容干冒而強駘累瀆
殆歷十數而不知止罪三也臣罪臣自知之而 聖
上猶優容假借不罪其罪前後敦勉無非德音臣每
承批諭雖以額號靡應懇辭未遂惶悶抑塞不知所
出而至於欽仰 盛德感激隆眷則實亦銘心而鑠
骨矣然 聖恩愈渥而臣罪滋大臣非不知今日黽
勉一行上可以仰承德意下可以少贖罪愆而顧乃
引却退縮崎嶇危迫轉入於坎窞而不知反此豈臣
之所樂為哉其中誠有甚不得已者存焉臣雖不自

言而 殿下之明固宜有以下屬矣况臣之前後陳
情不翅詳悉而猶未蒙矜許豈臣言有餘而誠不足
無以致感動之效耶不然則古所云大高聽卑者殆
虛語也今臣更欲披露臆冀幸萬有一垂察而其
已言者言之恐又不效請試言其所嘗欲言而未敢
言者惟 殿下財幸焉臣聞君子立朝必行其志忠
臣事君當致其命如其未也則如勿仕若乃俯仰瞻
顧屈曲趨避只以苟祿而便身則其為明主之棄而
治世之羞也無甚焉臣本世祿之族也於此一義竊
有所受會祖文正公臣尚憲以正直剛方歷事 累

朝爲士林領袖而最嚴於陰陽淑慝之辨嘗仁廟
初年朝議專務包荒納污而獨臣曾祖力主彰善癉
惡之論終始不變以此積忤羣小卒爲擲硯李廷輩
所誣陷至於陰構外國幾死幸免逮先臣壽恒遵守
遺矩不敢失墜及至庚申改紀首當鼎軸則時議頗
以異日反覆爲憂而先臣獨以司馬光天若祚宋必
無此事爲心而范純仁陰爲後日自全之計者爲戒
一心徇國無少回撓卒以是陷於極禍而亦無悔焉
臣誠柔懦不足以自立惟其家庭之所聞見者如此
故常謂人臣立朝事君惟有此道理利害禍福非所

願問矣乃今竊覩於朝廷論議士夫趨尚則似與此
大異臣於是時欲以家庭所學行於其間則必將納
鑿矛盾而不相合矣至於背先人之繩墨徇一時之
塗轍偷合而取容臣又不忍爲也古人有言量而後
入不入而後量臣雖不佞其於量已量時亦已審矣
自知此身一入朝端其勢必動見違忤積致嫌忌而
於國家則無絲髮利益臣日夜念此至熟誠不能以
其不肖之身而爲公私無補進退無屈之人匹夫之
志有不可奪此在臣特爲難進之一端而前日之所
不敢言今輒爲殿下卒言之伏願天地父母哀

憐垂察亟許遞免俾遂其微尚而得全其餘命不勝
幸甚巨頃承辭狀回諭擬即申乞而猥越是懼屏營
悚惕含意違辭引日踰月致令夙夜出納之地一向
瘳曠而汜未有以自處此又臣之罪也臣無任惶恐
惛惛席藁俟譴之至

辭副提學疏 乙亥

伏以臣日昨蒙被除命猥將疾病難進之狀從縣道
陳聞極知隕越無所逃罪日夕屏息恭俟處分及承
道巨回諭非唯不準所辭又令從速上來竊惟無狀
賤臣罪積違通而 聖上猶包容寬假不遽棄絕如

此且感且懼不知所出猶馬賤疾雖甚危苦亦不敢
每溷於穆清之下而若其情理迫切有甚於疾病者
則 天地父母之前安得不更申籲號也臣之自分
廢棄不復爲立朝從仕計者出於匹夫咫尺之義而
守之已固不忍破壞况避遠顯要之戒受之先臣言
猶在耳一息尚存不忍忘棄今若迫於嚴命一朝冒
出而偃然盤礴於經帷論思之長則是直以亡者爲
無知而可欺也不仁孰甚焉臣之一身雖不足道人
倫風化所係不小况今 聖明建極敦典庸禮尤以
孝悌爲本百官萬民莫不壹壹從化而顧使一箇窮

獨陷爲不孝無父之人而不得與於同仁之化則豈
不有憾於天地之大也此臣所以仰首嗚呼干冒
威嚴而不知止者也伏惟 聖慈哀憐垂察幸甚且
臣見差承文副提調今已經年一向虛帶在於事理
尤屬未安而顧以煩擾爲懼不敢別申控辭因循之
罪臣實有之伏乞 聖明并賜照察將臣本職及兼
帶一併鑄免以幸公私不勝大願臣無任惶怖祈懇
之至

辭開城府留守疏

伏以臣於今月十二日伏奉教旨以臣擢授嘉善大

夫開城府留守者臣聞命愴况繼以憂恐不知所出
臣自更化以來周歲之間洊膺除命前後所被告身
已積至六七通而臣則固守私義不曾一出祇謝蓋
聖眷愈隆而臣罪滋大雖 天地包荒之德不忍
遽施以誅罰亦宜棄絕而不齒豈有更辱恩數加之
以二品命德之器畀之以舊都保釐之權者哉臣之
向前所蒙雖多不稱尚是仍舊資貫不比如今躡跡
而亦既一向力辭不敢承命况今誤恩逾分至於如
此而輒敢冒進則是爲辭小而受大讓卑而居尊也
臣雖真諾頑鈍尚忍爲此否乎以 聖上日月之明

其必有以察之矣夫有國所重在典與命典不可僭
命不可慢今以臣有應被誅絕之罪而反施寵典若
獎之然不其僭乎知臣有必難冒進之實而虛辱隆
命等棄之然不其慢乎典僭命慢所損不細臣既廢
退無所報效而徒以一介滓爨之身仰累 聖朝清
嚴之治臣誠俯仰慙惕若隕淵谷敢冒死罪仰干
宸聽伏乞 聖明念名器之至重察臣言之匪飾亟
收新命以全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祈懇之至

一再疏

伏以臣以丘壑廢放之身蒙 聖朝登擢之恩犬馬

雖頑猶有知識眷渥所被豈勝感激而顧以揆諸政
理既甚非宜在於私分尤屬難冒輒具短疏略暴危
懇庶幾 天日之明俯垂鑑燭恭承 聖批不賜允
俞良由辭旨淺拙未足動悟須至更煩披瀝以斬開
納干冒之罪有不暇避也臣竊惟念國家官爵孰可
輕以畀人而至於二品以上所以命德授受之際尤
兢兢焉近以朝著鼎革具位難充自上年來因特簡
若剡薦而陞者甚多雖或傷於驟而疑於濫然其人
皆出入內外奔奏宣力者則固無害於授受之宜矣
若臣之至庸極陋雖使無故立朝其於進據卿列尚

有續貂之譏况其自分廢棄不啻一謝恩命有難賞
之罪而無可紀之績寧宜與在廷夙夜之臣猥同寵
擢哉 聖明於此既失於愛惜名器而臣又不顧事
理徒貪榮寵遂出而承命則從前所爲屢辭除命深
閉固距者專出於僂蹇矯僞坐徽 天寵而累疏所
陳義引分反覆懇叩者亦皆爲虛飾辭說厚誣聽
聽耳 聖上方以至明照臨百官綜核庶政而顧以
臣一人之故養成臣下誕謾欺僞之風則豈細故也
哉 殿下苟以是思之則其於選收謾恩必不待臣
言之畢矣設或 聖慮偶失不卽開許而臣之褊淺

寧可觸冒威嚴伏違傲之誅不忍仰累 聖朝有訛
繆之攻此亦吠犬愚臣所以忠國家而報 上恩之
職分也區區此心可質神明 天地父母豈不垂察
誠願 殿下亟褫臣新授之職仍治臣積愆之罪以
重國典以肅朝綱豈獨一微臣之私幸也臣無任危
懼戰栗引領俟命之至

三疏

伏以臣之難進事狀向前二疏亦既具陳而微誠未
格 聖諭尚闕臣於是理窮勢極無所措躬只得泯
默靖處以俟刑誅之加矣側聽彌旬終無處分臣竊

惟念舊都留鑰之寄既自不輕前任新授之職尤非
閒漫而以臣一人之故兩相擔閣不時交替等因重
器俱致虛曠其害何可勝言臣若徒以頽瀆爲懼一
向耽延不思自處則其罪殆甚於干冒理宜更申
懇以聽財察然臣所當言者言之已盡今不容復有
云云只願 聖明於臣向前一疏所陳辭意更加體
量深惟國家名器之不可僭匹夫私義之不可奪士
夫矯誕之習不可養成入臣廉耻之節不可使壞而
又更以外內重器之不可久曠深軫 聖慮速賜處
分則不惟立整賤臣獲免於罪戾而朝家舉措亦得

其宜當矣且臣素有沈痼之疾虛羸削弱歲加月甚
計一年之間枕席之日過半雖以杜門靜攝謝絕人
事而常有朝夕危死之憂况又使之束帶從仕以供
事務則豈不立見顛踣乎然臣前此疏中不曾以是
爲言者以其所患有大於疾病耳顧自歎昨重感風
寒疾勢增劇不比尋常許多證狀雖不敢仰瀝 天
聽而要之時日之間決無起動之勢設令事理情勢
不至如前所陳而卽此病狀亦難起而拜命矣竝敢
冒死累陳伏乞 聖明俯垂照燭亟收誤恩許遂其
微尚而且全其餘命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懼慙慙激

切祈懇之至

辭刑曹叅判疏

伏以臣頃膺留都之命累度控辭備陳情病兩月而後始得褫免而乃於伊日政又復有秋曹之除臣幸喜未終憂惕繼之俯仰踴踏實不知措躬之所適當聖體違豫舉朝憂遑不敢以螻蟻之私仰涸於辭攝之中泐默許久始敢冒死陳顯仍請其違傲干瀆之罪惟 聖明裁察焉向臣之力辭留都實以萍舉賤迹既已自分廢棄其於匪分寵擢尤難冒昧祗承以傷其廉義三疏所陳不出此意而乃其疾病近死

未由奔奏服官則亦不能不猥及焉矣卒之廟堂啓遞專以其疾病而乃若微臣本懷尤重於廉義以殿下之明豈不有以卜燭而曾未移日旋又有此除豈謂臣去就之義可遽變於俄頃之間耶夫一彼一此職名異耳而其為陞擢一也臣若力辭於前而苟冒於後則是朝家處臣無異於以三四為四二而臣之自處有甚於辭十萬而受萬矣惡乎可哉臣於是反復揣量終不得其可進之說焉若其疾病輕重亦有所不暇論也抑臣從前遭慢罪積如山尋常悚懼若履淵谷日昨伏見右相疏批以士大夫字臥不應

命責論嚴甚凡在羣下莫不震怖 聖教所指雖不
敢測度而然念更化以來除召最稱疊而控辭最煩
畏終又不一造謝未有如臣之甚者國家誅罰若行
則臣宜首伏其辜而至今得免者特賴 聖度包容
耳頑愚猶不知戒敢又以乞免之章仰干 宸嚴是
臣罪上添罪死有餘罰雖以 殿下天覆之仁亦難
無辜矜宥且以臣一人之身而為懲勵百官之具使
憲章益嚴分義大明則臣亦甘心樂之鈇鉞之加引
領以俟伏願 聖明亟先收臣職名及資級仍命司
寇勘臣罪狀公法私分兩得其所實為幸甚臣無任

危怖隕越之至

辭吏曹叅判三疏 丙子

伏以臣子之於君父其高下懸隔固若由地視天宜
非扳援呼號之所能及而苟其衷情懇激控訴申切
則亦未嘗不蒙幸而曲遂焉此所以為覆燾之大照
臨之明而非此則羣下何所仰焉今臣有必難冒進
之義必難強起之病而辭本三上俞音尚闕勢窮矣
情迫矣苟以蒼蒼高遠非復扳援所及而遂已於言
則是殆以上下之際無復有感通之理而其為自絕
於天也大矣臣何敢為此然臣所言諒亦無出於前

者之外所望只是 聖上少推仁明之德察其所守
先戒銘於肝肺所嬰痼疾纏於骨髓非若他人一時
辭職以情病為解者比耳然就此二端言之疾病雖
深重容有未盡垂察若夫先戒之不可忘則其義明
甚顯然如日 天鑑下燭固應無餘豈臣過引以求
逸免萬一如此則 殿下雖不臣罪鬼神必殛之矣
且臣比竊見 聖上於羣下禮貌非不至而但少寬
裕優假之意徃徃拘持急切使不得自由雖公卿大
臣亦多迫於隆命不暇恤其去就中庸體羣臣之義
殆恐不如此而士大夫廉耻亦將因是漸壞此誠識

者之所深憂雖使臣進而立朝可以少補於國家忘
先人之言喪一身之義為當世所鄙棄臣猶耻而不
忍為况其庸虛短拙決無尺寸之補而重以疾病危
痼有生行死歸之憂是亦何利於國而敢又覲然冒
進以重傷士大夫之廉耻乎佛者之語云將此身心
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朱夫子嘗自言不仕之義
而引是語為喻蓋言其以不報為報也今臣受恩深
厚無他報效唯有固守丘壑卒全進退之節以少裨
於世道風俗尚可為萬一之報耿耿此心可質神明
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亟遞臣職名以幸公私臣不

勝千萬祈祝激切屏營之至

農巖集卷之八

